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書要卷四千三百九

史部

南齊書卷四十七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八

王融謝朓

王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也祖僧達中書令曾高竝台  
輔僧達答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父道琰廬陵  
內史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惇敏婦人也教融書學融

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舉秀才晉安王南中郎板  
行參軍坐公事免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參軍遷太子  
舍人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  
試曰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  
唯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  
沐浴思私拔迹庸虛參名盛列纓劍紫複趨步丹墀歲  
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勤而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祿有  
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

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  
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  
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克國曰  
莫若老臣竊景前修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  
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  
之願陛下裁覽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  
詩及書儉甚竒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遷  
丹陽丞中書郎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臣

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面獸  
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逋竄燭幽去來幽朔  
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踰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  
脩慙犬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設稟秣有儲筋竿足  
用必以草竊關燧寇擾邊疆寧容款塞卑辭承衣請朔  
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表之費况  
復願同文軌儻見款遣思奉聲教方致猜拒將使舊邑  
遺逸未知所寘衰胡餘噍或能自推一令蔓草難鉏涓

流泛酌豈直疥癢輕痾容為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  
困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  
中原士庶雖淪懾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講為禮而  
禁令苛刻動加誅輟於時獯粥初遷犬羊尚結即心徒  
怨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峙銷闕北畏勅蠕西逼  
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偽竊章服歷  
年將絕隱蔽無聞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覲北顧而辭  
者江淮相屬凶謀歲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

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  
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  
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  
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  
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錄  
則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則丘頽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  
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蚪久在著作  
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冲飾虜清官游明根泛

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  
勒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氊騎為惟牀馳射為猴  
糧冠方帽則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  
裳戴之玄冕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  
淵婆娑蹶躄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  
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涕脣於桑墟別醞乳於冀  
俗聽韶雅如隴贖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  
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悞戾之情動拂



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鏃部落爭於下酋渠危於上我一  
舉而兼吞卞莊之勢必也且棘寶薦虞晉疆彌盛大鍾  
出智宿氏以亡帝畧遠乎無思不服鑿光幸岱匪暮斯  
朝臣請收籍伊瀍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籛於  
理有愜即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敕施行世祖答曰  
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委悉事竟不行永明末  
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  
好功名因此上疏曰臣聞情愔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

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  
足貴應輦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既緬降及興運維  
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腴既稱  
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  
之文則升中之典攸哉歎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  
伏惟陛下窮神盡聖總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  
玄綱於頽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寓儀形齊民先覺  
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食自幸唐年而識用



昏霾經術疏淺將邁且軸豈蕨與薇皇鑒燭幽天高聽  
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湔拂塵蒙霑飾光價  
拔足草廬廁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  
願曾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鈍駕樂陳涓  
盞竊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  
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閑宴之私  
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款方今九服清怡三靈  
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鞮獻舞南辭傳歌羗棘踰

山秦屠越海舌象翫委體之懃輜譯厭瞻巡之數固將  
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讎大邦  
假息闕河竊命丞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涼息  
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  
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  
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墮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  
無待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爨先  
邁式道中原澄澣渚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

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  
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  
具僚璿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之禎  
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  
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  
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  
臣不勝歡喜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遊幸輒觀視  
焉九年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為曲水詩序文藻

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年使燕主客接虜使  
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  
久踰其半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  
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  
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  
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  
蹤漢武更慙鄙製衣無以遠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  
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

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為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  
駟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偽之名當是不習土  
地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  
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懃懃於千里融  
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  
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  
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  
輔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行逢大舫開喧湫不得

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駟卒何得稱為丈夫朝廷討雍州  
刺史王奐融復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  
報德者未曾不撫卷歎息以為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  
言微感一食小惠參國士之眄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  
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  
而宴安異罷之晨優游旰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  
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為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  
陛下聖明羣臣悉力順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



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為敵既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梁鷄困獸斯驚終竝懸於廚鹿凱師勞飲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獫狁薦食荒侮伊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內難糧力外虛謠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監省拘食人身權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

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且有  
功仰酬知人之哲會虜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  
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辯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  
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習騎馬  
才地既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問周款文武翕  
習輻湊之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竝有幹用世祖疾篤  
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  
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

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  
林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  
稚珪倚為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  
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僉狡  
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  
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己才流無所推  
下事曝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融辭曰囚實頑蔽觸行多  
僞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

鄉黨見許愚慎朝廷衣冠謂無豐咎遇蒙大行皇帝獎  
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  
王曲垂眄接既身被國慈必欲以死自効前後陳伐虜  
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擾紀僧真奉宣先敕賜  
語北邊動靜令囚草撰符詔于時即因啓聞希侍鑾輿  
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  
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格取亡叛  
不限僉楚狡弄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

覆脣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輕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  
主此但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  
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  
唯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訾毀囚  
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忤之情夙宵兢惕未嘗誇示里  
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竝愧流言良由緣淺寡虞致貽  
囂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息輕重必有百  
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効若事實有徵爰

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  
帝在東宮時過失也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  
於道融請救於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融文集行於世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也祖述吳興太守父緯散騎  
侍郎朓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太尉行  
參軍歷隨王東中郎府轉王儉衛軍東閣祭酒太子舍  
人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

友朏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朏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恒應侍接朏可還都朏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朏牋辭子隆曰朏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駕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悒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蒂朏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

襃採一介搜揚小善捨耒場圃奉筆菟園東泛三江西  
浮七澤契閩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  
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  
骨不悟滄溟末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  
蕃房寂寥舊葦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  
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舡於春渚  
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  
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尋以



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朮接北使朮自以口訥  
啓讓不當見許高宗輔政以朮為驃騎諮議領記室掌  
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除祕書丞未拜仍轉中書郎  
出為宣城太守以選復為中書郎建武四年出為晉安  
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  
上甚嘉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朮上表三讓中書疑朮官  
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  
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竝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

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  
竝貴重初不自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顛竝  
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  
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  
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自非疑朏又啓讓上  
優答不許朏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  
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朏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  
東昏失德江祐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

謂朮曰江夏年少輕脫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遣親人劉渢密致意於朮欲以為肺腑朮自以受恩高宗非渢所言不肯答少日遙光以朮兼知衛尉事朮懼見引即以祐等謀告左興盛劉暄興盛不敢發言祐聞以告遙光遙光大怒乃稱敕召朮仍回車付廷尉與徐孝嗣祐暄等連名啓誅朮曰謝朮資性險薄大彰遠近王敬則往構凶逆微有誠効自爾昇擢超

越倫伍而谿壑無厭著於觸事比遂扇動內外處處姦  
說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輕議朝宰醜言異計  
非可具聞無君之心既著共棄之誅宜及臣等參議宜  
下北里肅正刑書詔公等啓事如此眇資性輕險久彰  
物議直以彫蟲薄伎見齒衣冠昔在渚宮構扇蕃邸日  
夜從諛仰窺俯畫及還京師翻自宣露江漢無波以為  
己功素論於茲而盡縉紳所以側目去夏之事頗有微  
誠賞擢曲加踰邁倫序感悅未聞陵競彌著遂復矯構

風塵妄惑朱紫詆貶朝政疑間親賢巧言利口見醜前  
志涓流纖孽作戒遠圖宜有少正之刑以申去害之義  
便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朮  
下獄死時年三十六朮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為朮妻常  
懷刀欲報朮朮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沈昭略謂朮曰  
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於寡妻朮臨歎  
曰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艾定

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取經畧心旨殷勤表奏若使宮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為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實誼終軍之流亞乎

贊曰元長穎脫拊翼將飛時來運往身沒志違高宗始業乃顧玄暉逢昏屬亂先蹈禍機

南齊書卷四十七

南齊書卷四十七考證

王融傳居中自見○汲古閣本見下注宋本作是

事符則感○汲古閣本感下注宋本作咸按感字為是  
宋本誤也

不容都無主此○主南監本作彼

謝朓傳沈昭畧謂朓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  
日刑于寡妻○南史作尚書郎范縝嘲朓之語



南齊書卷四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蒼薈要卷四千三百十

史部

南齊書卷四十八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九

袁彖

孔稚珪

劉繪

袁彖字偉才陳郡陽夏人也祖洵吳郡太守父覲武陵太守彖少有風氣好屬文及立言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覲臨終與兄顛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

矣史公象之小字也服未闋顛在雍州起事見誅宋明  
帝投顛屍江中不聽斂葬象與舊奴一人微服潛行求  
屍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崗身自負土懷其父集  
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顛從叔司徒粲外舅征西  
將軍蔡興宗竝器之除安成王征虜參軍主簿尚書殿  
中郎出為廬陵內史豫州治中太祖太傅相國主簿祕  
書丞議駁國史檀超以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  
當時祥沴二篇所記事用相懸日蝕為災宜居五行超

欲立處士傳彖曰夫事闕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轢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略宜列其姓業附出他篇遷始興王友固辭太祖使吏部尚書何戢宣旨令就遷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兼御史中丞轉黃門郎兼中丞如故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尋補安西諮議南平內史除黃門未拜仍轉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還為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出為

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瓜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為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世祖遊孫陵望東冶曰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車駕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尋白衣行南徐州事司徒諮議衛軍長史遷侍中彖形體克腴有異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

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中甚有孝義隆昌元年卒年四十八諡靖子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秦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沲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為中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

政沈攸之起兵靈產密白太祖曰攸之兵衆雖彊以天  
時冥數而觀無能為也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  
簾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  
君性好古故遺君古物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  
虔見而重之引為主簿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  
法曹行參軍轉尚書殿中郎太祖為驃騎以稚珪有文  
翰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郎中書郎  
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

氏驕妬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服闋為司徒從

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郡中正永明七年轉驍

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

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法令

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刪定郎王

植撰定律章表奏之曰臣尋晉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

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

自晉泰始以來唯斟酌參用是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



不對之怨所以溫舒獻辭於失政絳侯忼慨而興歎皇  
運革祚道冠前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  
上仁滿堂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刪正刑律敕臣集  
定張杜二注謹礪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其允衷  
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  
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  
條集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請付外  
詳校摘其違謬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

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女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積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

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  
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  
照立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叙一卷凡  
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  
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  
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  
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  
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

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寃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寃毒之死上千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剥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寃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寃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

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  
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  
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勲，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  
年終為問伍。所由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  
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  
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任。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  
術，則臯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女  
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

括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  
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  
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學助教依五經例國子  
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  
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轉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  
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稚  
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  
為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竒莫略之要二塗

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  
庭擁而言之優劣可觀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  
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  
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為戎狄獸性本  
非人倫鷓鴣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萬尾何關美惡唯宜  
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筭弘之以大度處之以柔賊豈  
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  
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屍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攢

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  
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  
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霑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  
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  
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  
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  
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器甲十亡其九故衛  
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



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  
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  
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荆棘攢於陵廟  
豺虎咆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  
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  
復挑彊敵遂迺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為  
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  
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歷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壓

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劍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  
不靜五載於斯昔歲蟻壞瘦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  
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  
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  
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為不世之  
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為  
辱命夫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為任者寧顧  
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

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  
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  
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松江入漢  
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  
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哀  
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愛竒貪而好  
貨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

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既慙勲臣之言和亦謙闊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竝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

之曰欲為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永元元年為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以牀輦走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常悛弟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勔喜曰汝後若東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褐著作郎太祖太尉行參軍太祖見而歎曰劉公為不亡也豫章王嶷為江州以繪為左

軍主簿隨鎮江陵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繪聰  
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  
莫及琅邪王詡為功曹以吏能自進疑謂僚佐曰吾雖  
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復為司空記室  
錄事轉太子洗馬大司馬諮議領錄事時豫章王疑與  
文惠太子以年秩不同物論謂宮府有疑繪苦求外出  
為南康相郡事之暇專意講說上左右陳洪請假南還  
問繪在郡何似既而問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須治

幹豈可以年少講學處之邪徵還為安陸王護軍司馬  
轉中書郎掌詔誥勅助國子祭酒何胤撰治禮儀永明  
末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繪為後  
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周顒竝有言工融音旨緩韻  
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為之語曰  
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魚復侯子響誅  
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言其事使為表繪求紙筆  
須臾便成嶷惟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乃歎曰

禰衡何以過此後北虜使來繪以辭辯救接虜使事畢  
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  
事兄悛恭謹與人語呼為使君隆昌中悛坐罪將見誅  
繪伏闕請代兄死高宗輔政救解之引為鎮軍長史轉  
黃門郎高宗為驃騎以繪為輔國將軍諮議領錄事典  
筆翰高宗即位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寧朔將軍撫軍長  
史安陸王寶暉為湘州以繪為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  
湘州事將軍如故寶暉妃悛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



取具以啓聞寶眊以為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持喪墓下三年食麤糲服闋為寧朔將軍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繪雖豪俠常惡武事雅善博射未嘗跨馬兄俊之亡朝議贈平北將軍雍州刺史詔書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及梁王義師起朝廷以繪為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為之寒心繪終不受東昏改

用張欣泰繪轉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義師圍城南兗州刺史張稷總城內軍事與繪情款異常將謀廢立閑語累夜東昏殞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送首詣梁王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中興二年卒年四十五繪撰能書人名自云善飛白言論之際頗好矜詡弟瑱字士溫好文章飲酒奢逸不吝財物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世並為第一官至吏部郎先繪卒

史臣曰刑禮相望勸戒之道淺識言治莫辯後先故宰  
世之堤防御民之羈絆端簡為政貴在畫一輕重屢易  
手足無從律令之本文約旨曠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  
慘之意既殊寬猛之利亦異辭有出沒義生增損舊尹  
之事政非一途後主所是即為成用張弛代積稍至遷  
訛故刑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舞弄之風起承  
喜怒之機隙挾千金之姦利剪韭復生寧失有罪抱木  
牢戶未必非寬下吏上司文簿從事辯聲察色莫用於

府申枉理讞急不在躬案法隨科幸無咎悔至於郡縣  
親民百務萌始以情矜過曾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  
譽蓋由網密憲煩文理相背夫懲恥難窮盜賊長有欲  
求猛勝事在或然掃墓高門為利孰遠故永明定律多  
用優寬治物不患仁心見累於弘厚為令貴在必行而  
惡其舛雜也

贊曰袁狗厥戚猶子為情稚珪夷遠奏諫罷兵士章機  
悟立行砥名

南齊書卷四十八

南齊書卷四十八考證

袁象傳懷其父集○父集南史作文集即指其伯父顛  
之集也

南齊書卷四十八考證

謹案卷四十五第二頁前六行追封謚南史追下  
有加字

第四頁後二行公但乘攀隨後按南史公上有曰  
字

卷四十六第五頁後四行和熹見似而流涕刊本  
熹訛熙據監本毛本改

卷四十七第五頁後四行思策鈍駑刊本思訛恩  
鈍訛鈆據監本毛本改



卷四十八第四頁後四行錄其允衷刊本允訛尤

據監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滕錄監生臣魏世禹

滕錄監生臣曹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齊書卷四十九至五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蒼齋要卷四千三百十一

史部

南齊書卷四十九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十

王 奐

從弟績

張

沖

王奐字彥孫琅邪臨沂人也祖僧朗宋左光祿儀同父  
粹黃門郎奐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彥孫解褐著作  
佐郎太子舍人安陸王冠軍主簿太子洗馬本州別駕

中書郎桂陽王司空諮議黃門郎元徽元年為晉熙  
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復出為晉熙  
王鎮西長史加冠軍將軍江夏武昌太守徵祠部尚書  
轉掌吏部昇明初遷冠軍將軍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  
為沈攸之長史常慮攸之舉事不得還時真為吏部轉  
普曜為內職晏深德之及晏仕世祖府真從弟蘊反世  
祖謂晏曰王真宋家外戚王蘊親同逆黨既其羣從豈  
能無異意我欲具以啟聞晏叩頭曰王真修謹保無異

志晏父母在都請以為質世祖乃止出為吳興太守秩  
中二千石將軍如故尋進號征虜將軍建元元年進號  
左將軍明年遷太常領都陽王師仍轉侍中祕書監領  
驍騎將軍又遷征虜將軍臨川王鎮西長史領南蠻校  
尉南郡內史與一歲三遷上表固讓南蠻曰今天地初  
闢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邊民樂業有司  
修務本府舊州日就殷阜臣昔遊西土較見盈虛兼日  
者戎燼之後瘡毀難復雖復緝以善政未及來蘇今復

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強語實安能以相  
弊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  
見其難竊以為國計非允見許於是罷南蠻校尉官進  
號前將軍世祖即位徵右僕射仍轉使持節監湘州軍  
事前將軍湘州刺史永明二年徙為散騎常侍江州刺  
史初省江州軍府四年遷右僕射本州中正貞無學術  
以事幹見處遷尚書僕射中正如故校籍郎王植屬吏  
部郎孔琇之以校籍令史俞公喜求進署矯稱貞意植

坐免官六年遷散騎常侍領軍將軍真欲請車駕幸府  
上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謂真曰吾前去年為  
斷殺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欸爾也王儉卒上用  
真為尚書令以問王晏晏位遇已重與真不能相推荅  
上曰柳世隆有重望恐不宜在真後乃轉為左僕射加  
給事中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  
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上  
謂王晏曰真於釋氏實自尊至其在鎮或以此妨務卿



相見言次及之勿道吾意也上以行北諸戍士卒多縲  
縷送袴褶三千具令真分賦之十一年真輒殺寧蠻長  
史劉興祖上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曰雍州  
刺史王真啟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興祖扇動山蠻  
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真慮  
所啟欺妄於獄打殺興祖詐啟稱自經死止今體傷槌  
蒼黻事暴聞聽攝興祖門生劉倪到臺辨問列興祖與  
真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興祖

啟聞以啟呈真真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興祖有罪便應  
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至十年九月十八日真  
使仗身三十人來稱敕錄興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  
贓私興祖既知其取與即牒啟真不問興祖後執錄真  
仍令蠻領仗身於獄守視興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畫  
漆样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啟乞出都一辨萬死無  
恨又云真駐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  
云真意乃可真第三息彪隨真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

扇構密除興祖又云興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  
回乞獄子食者皆大利興祖大叫道糜中有藥近獄之  
家無人不聞又云真治著興祖日急判無濟理十一月  
二十一日真使獄吏來報興祖家道興祖於獄自經死  
屍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興祖頸下有傷肩胛烏黥陰下  
破碎實非興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重  
攝檢雍州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興祖在獄嘆苦  
望下既蒙降旨欣願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敕以十

九日至興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檢迹灼然矯假尋敕使送下真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真意毀故丞相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鎮敢辭王法罪竝合窮戮上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齋仗五百人收真敕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真子彪素凶剽真不能制女婿殷叡懼禍謂真曰曹呂今來既不見真敕恐為奸變政宜錄取馳啟聞耳真納之彪輒令率州內得千餘人開鎮庫取仗配衣甲出

南堂陳兵閉門拒守真門生鄭羽叩頭啟真乞出城迎  
臺使真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啟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  
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其黨范虎  
領二百人降臺軍彪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  
門拒戰却之真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  
起兵攻真真聞兵入還內禮佛未及起軍人遂斬之年  
五十九執彪及弟爽弼殷獻皆伏誅詔曰逆賊王真險  
詖之性自少及長外飾廉勤內懷凶慝貽戾鄉伍敢棄

衣冠拔其文筆之用擢以顯任出牧樊阿政刑弛亂第  
三息彪矯弄威權父子均勢故寧蠻長史劉興祖忠於  
奉國每事匡執真忿其異已誣以訕謗肆怒囚錄然後  
奏聞朕察真愚詐詔送興祖還都乃懼姦謀發露潛加  
殺害欺罔既彰中使辯覈遂授兵登陴逆捍王命天威  
電掃義夫咸奮曾未浹辰罪人斯獲方隅克殄漢南肅  
清自非犯官兼豫同逆謀為一時所驅逼者悉無所問  
真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

市餘孫皆原宥殷叡字文子陳郡人晉太常融七世孫也宋元嘉末祖元素坐染太初事誅叡遺腹亦當從戮外曾祖王僧朗啟孝武救之得免叡解文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者叡斂容荅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為虛故不足降此旨為實彌不可聞與為雍州啟叡為府長史叡族父恒字昭度與叡同承融後宋司空景仁孫也恒及父道矜並有古風以是見蚩於世其事非一恒宋泰始初

為度支尚書坐屬父疾及身疾多為有司所奏明帝詔  
曰殷道矜有生便病比更無橫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  
叙左遷散騎常侍領校尉恒厯官清顯至金紫光祿大  
夫建武中卒真弟佃女為長沙王晃妃世祖詔曰真自  
陷逆節長沙王妃男女竝長且真又出繼前代或當有  
准可持不離絕真從弟績

績字叔素宋車騎將軍景文子也弱冠為祕書郎太子  
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景



文封江安侯績襲其本爵為始平縣五等男遷祕書丞  
司徒右長史元徽末除寧朔將軍建平王征北長史南  
東海太守黃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世祖為撫軍吏  
部尚書張岱選績為長史呈選牒太祖笈謂岱曰此可  
謂素望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出補義興太守輒錄郡  
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逵不知何罪不受  
績教為有司所奏績坐白衣領職遷太子中庶子領驍  
騎轉長史兼侍中世祖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駕

轉左民尚書以母老乞解職改授寧朔將軍大司馬長  
史淮陵太守出為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隆昌元年遷  
輔國將軍太傅長史不拜仍為冠軍將軍豫章內史進  
號征虜又坐事免官除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散騎常  
侍隨王師除征虜將軍驃騎長史遷散騎常侍太常永  
元元年卒年五十三謚靖子績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  
寵子永明三年納妃修外舅姑之敬世祖遣文惠太子  
相隨往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張沖字思約吳郡吳人父東通直郎沖出繼從伯侍中  
景胤小名查父邵小名利宋文帝戲景胤曰查何如梨  
景胤荅曰梨是百果之宗查何敢及沖亦少有至性辟  
州主簿隨從叔永為將帥除綏遠將軍盱眙太守永征  
彭城遇寒雪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沖足指皆墮除  
尚書駕部郎桂陽王征南中兵振威將軍歷驃騎太尉  
南中郎參軍不拜遷征西從事中郎通直郎武陵王北  
中郎直兵參軍長水校尉除寧朔將軍本官如故遷左

軍將軍加寧朔將軍輔國將軍沖少從戎事朝廷以幹力相待故歷處軍校之官出為馬頭太守徙盱眙太守輔國將軍如故永明六年遷西陽王冠軍司馬八年為假節監青冀二州刺史事將軍如故沖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園中取果菜流涕薦馬仍轉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冠軍將軍明帝即位以晉壽太守王洪軌代沖除黃門郎加征虜將軍建武二年虜寇淮泗假沖節都督青冀二州北討

諸軍事本官如故虜并兵攻司州徐青詔出軍分其兵  
勢冲遣軍主桑係祖由渣口攻拔虜建陵驛馬厚丘三  
城多所殺獲又與洪軌遣軍主崔季延襲虜紀城據之  
冲又遣軍主杜僧護攻拔虜虎坑馮時即丘三城驅生  
口輜重還至溘溝虜救兵至緣道要擊僧護力戰大破  
之其年遷廬陵王北中郎司馬加冠軍將軍未拜豐城  
公遙昌為豫州上慮寇未已徙冲為征虜長史南梁郡  
太守永泰元年除江夏王前軍長史東昏即位出為建

安王征虜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郢州府州事永  
元元年遷持節督豫州軍事豫州刺史代裴叔業竟不  
行明年遷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輔國將軍南兗州刺  
史持節如故會司州刺史申希祖卒以沖為督司州軍  
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又遷沖為  
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南兗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竝  
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夤還都以沖為督郢司  
二州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一歲之中頻授四州至

此受任其冬進征虜將軍封定襄侯食邑千戶梁王義  
師起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  
糧運百四十餘船送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  
敗疑沖不敢進停住夏口浦聞義師將至元嗣榮伯相  
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敕僧  
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臣雖未荷朝廷  
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  
効沖深相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

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開門出擊為義師所破光靜戰死沖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東昏遣軍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吳子陽光子衿李文釗陳虎牙等十三軍援郢至加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沖病死元嗣滎伯與沖子攷及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固守東



昏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節江水暴  
長加湖城淹潰義師乘高艦攻之子陽等大敗散魯山  
城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  
梁王命偏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  
窘以城降郢城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  
魯山既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攷為書與梁王冲故  
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攷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  
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

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東昏以程茂為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元嗣為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冠軍將軍雍州刺史竝持節時郢魯二城已降死者相積竟無叛散時以冲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時新蔡太守席謙永明中為中書郎王融所薦父恭穆鎮西司馬為魚復侯所害至是謙鎮盆城

聞義師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歿死不二為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石碣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永晚降知事新之節  
王奐誠在靡貳迹允嚴科張沖未達天心守迷義運致  
危之理異為亡之事一也

贊曰王居北牧子未克家終成干紀覆此冑華張壘窮  
守死如亂麻為悟既晚辯見方賒

南齊書卷四十九

南齊書卷四十九考證

王奐傳上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齋  
仗五百人收奐。臣祖庚按通鑑注云齋仗齋庫精  
仗以給禁衛勇力之士

曹呂今來既不見真勅恐為奸變政宜錄取馳啟聞耳  
○臣承蒼按南史載叡諫奐當白服接臺使又勸奐  
仰藥自全與此傳不同

奐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

市。臣祖庚按琛弟肅此不載以其入魏也。又按南史與弟份自拘請罪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帝謂份曰比有北信不份曰肅近忘墳柏寧遠憶有臣此亦不載通鑑考異曰與以三月死帝以七月殂是冬肅始見魏主於鄴南史誤也

張沖傳沖在鎮四時還吳園中。諸本同吳園中南史作吳園

停住夏口浦。夏口南史作夏首

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臣祖庚按梁高祖紀及韋叡傳作死者什七八通鑑考異曰按死者不可以家數也

南齊書卷四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十二

史部

南齊書卷五十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十一

文二王 明七王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永明中封曲江公



千五百戶十年為寧朔將軍濟陽太守鬱林即位封臨  
海郡王二千戶隆昌元年為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  
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  
車騎將軍衛京師以永嘉王昭粲代之明帝建武二年  
通直常侍庾曇隆啟曰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  
都咸陽三輔為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  
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  
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準隆昌之元

持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為先畿內限  
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詔付尚書詳議其冬  
改封昭秀為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以皇弟封永嘉郡  
王南徐州刺史延興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  
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明帝立欲以  
聞喜公遙欣為荊州轉昭粲為右將軍中書令建武二  
年改封桂陽王四年遷太常將軍如故永泰元年見殺

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  
王寶夤和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  
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攸許淑媛生  
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  
年為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封晉  
安郡王三千戶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故止加除

授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寶義為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軍事鎮北將軍東徐州刺史東昏即位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仗永元元年給班劔二十人始安王遙光誅為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故東府被兵火屋宇燒殘帝方營宮殿不暇修葺寶義鎮西州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為侍中司空使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梁王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為太

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沐縣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為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封江夏郡王仍出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永泰元年還為前將軍領石頭戍事未拜東昏即位進號鎮軍將軍永元元年又進車騎將軍代晉安王寶義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兗

二州軍事南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被誅離絕少帝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密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惔分部軍衆乘八摑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京師往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

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淵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為北中郎將鎮琅邪城封廬陵郡王遷右將軍領石頭戍事仍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王敬則伏誅徙寶源為都督會稽東陽臨海

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永元元年進  
號安東將軍和帝即位以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夤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  
王二年為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明年出為持節都督江  
州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東昏即位為使持節都督  
郢司二州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尋進號前將軍永  
元二年徵為撫軍領石頭戍事未拜三年為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  
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事在欣泰傳難作之日前南  
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內將吏見力去車脚載  
寶劄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京邑騷亂寶劄  
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劄逃  
走寶劄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啟帝帝迎寶  
劄入宮問之寶劄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  
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和帝立西臺以寶劄為

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少  
帝以為使持節都督荆益寧雍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荆  
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太后臨朝梁王為建安公改封  
寶夤為都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  
郡王二年改封三年為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永元元年  
為持節都督南北徐南兗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  
郎將如故未拜遷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丹陽尹戍事

如故陳顯達事平出為持節督江州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以本號還京師授中將軍祕書監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為冠軍將軍丹陽尹仍遷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中興元年和帝以為中書令明年謀反伏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為中護軍北

中郎將領石頭戍事中興二年謀反伏誅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  
正夫逆順有勢況親兼一體道窮數盡或容觸啄而寶  
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曾不悟執柯所指跼孽相從以  
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髣髴也

贊曰文惠二王于嗟天殤明子七國終亦衰亡

南齊書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四千三百十三

史部

南齊書卷五十一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十二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晉冀州刺史徽後也徽子游擊將軍黎遇中朝亂子孫沒涼州仕於張氏黎玄孫先福義熙末還南至滎陽太守叔業父祖晚渡少便弓馬有武

幹宋元徽末累官為羽林監太祖驃騎行參軍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虜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為軍主征討本官如故上初即位羣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為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趨趨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冠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克斥賦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為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啟岷漢分遣郡戍

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既行民夷必服除  
寧朔將軍軍主如故永明四年累至右軍將軍東中郎  
詔議參軍高宗為豫州叔業為右軍司馬加建威將軍  
軍主領陳留太守七年為王敬則征西司馬將軍軍主  
如故隨府轉驃騎在壽春為佐數年九年為寧蠻長史  
廣平太守雍州刺史王奐事難叔業率部曲於城內起  
義上以其有幹用仍留為晉安王征北詔議領中兵扶  
風太守遷晉熙王冠軍司馬延興元年加寧朔將軍司



馬如故叔業早與高宗接事高宗輔政厚任叔業以為心腹使領軍掩襲諸蕃鎮叔業盡心用命建武二年虜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隸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叔業攻虜淮柵外二城剋之賊衆赴水死甚衆除黃門侍郎上以叔業有勲誠封武昌縣伯五百戶仍為持節督徐州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四年虜主寇沔北上令叔業援雍州叔業啟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伐虜堦則雍司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

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徙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  
持節如故永泰元年叔業領東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  
守劉思効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渦陽虜南兗  
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偽兗州刺史孟表固守拒戰  
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又遣軍主蕭  
瓚成寶真分攻龍亢戍即虜馬頭郡也虜閉城自守偽  
徐州刺史廣陵王率二萬人騎五千匹至龍亢瓚等拒  
戰不敵叔業三萬餘人助之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

於是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虜又遣  
偽將劉藻高忽繼至叔業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首萬  
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計虜主聞廣陵  
王敗遣偽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  
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  
殺不可勝數日暮乃止叔業還保渦口上遣使慰勞高  
宗崩叔業還鎮少主即位誅大臣京師屢有變發叔業  
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

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

南兗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叔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  
蕃朝廷疑其欲反叔業亦遣使參察京師消息於是異  
論轉盛叔業兄子植颺竝為直閣殿內驅使慮禍至棄  
母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見掩襲徐世檟等慮叔業  
外叛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  
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憂懼問計於梁王梁  
王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之等還質京

師明年進號冠軍將軍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愈懼復  
奔壽春於是發詔討叔業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  
軍豫州刺史蕭懿督水陸衆軍西討頓軍小岨叔業病  
困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為質叔業尋卒虜遣大將軍李  
醜楊大眼二千餘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建武二年至  
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遷洛  
陽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

州別駕慧景初為國子學生宋泰始中歷位員外郎稍遷長水校尉寧朔將軍太祖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太祖欲北渡廣陵使慧景具船於陶家後渚事雖不遂以此見親除前軍沈攸之事平仍出為武陵王安西司馬河東太守使防扞陝西昇明三年豫章王為荊州慧景留為鎮西司馬兼諮議太守如故太祖受禪封樂安縣子三百戶豫章王遣慧景奉表稱慶還京師太祖召見加意勞接轉平西府司馬南郡內史仍遷

為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內史如故先是蠻府置佐資用甚輕至是始重其選建元元年虜動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方城為司州聲援虜退梁州賊李烏奴未平以慧景為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敕荊州資給發遣配以實甲千人步道從襄陽之鎮初烏奴屢為官軍所破走氏中乘間出擾動梁漢據關城遣使詣荊州請降豫章王不許遣中兵參軍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劔閣掩討大摧

破之烏奴還保武興慧景發漢中兵衆進頓白馬遣支軍  
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遂奔於武興世祖即位進號  
冠軍將軍在州蓄聚多獲珍貨永明三年以本號還遷黃  
門郎領羽林監明年遷隨王東中郎司馬加輔國將軍出  
為持節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  
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世祖以此嘉之九年以  
本號徵還轉太子左率加通直常侍明年遷右衛將軍加給  
事中是時虜將南侵上出慧景為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



司州之汝南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鬱林即位  
進號征虜將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虜交通朝廷疑懼  
高宗輔政遣梁王至壽春安慰之慧景遣密啟送誠勸進  
徵還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建武二年虜寇徐豫慧景  
以本官假節向鍾離受王玄邈節度尋加冠軍將軍四年  
遷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冬虜主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  
率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竝受節度永泰元年  
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加慧景平北將軍置佐史分軍助

戍樊城慧景頓渦口村與太子中庶子梁王及軍主前寧  
州刺史董仲民劉山陽裴颺傅法憲等五千餘人進行鄧城  
前參騎還稱虜軍且至須臾望數萬騎俱來慧景據南門梁  
王據北門令諸軍上城上時慧景等奪食輕行皆有饑懼之  
色軍中北館客三人走投虜具告之虜偽都督中軍大將軍  
彭城王元勰分遣偽武衛將軍元蚪趣城東南斷慧景歸路  
偽司馬孟斌向城東偽右衛將軍播正屯城北交射城內梁  
王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也既而虜

衆轉盛慧景於南門拔軍衆軍不相知隨後奔退虜軍從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虜遣鎧馬百餘匹突取山陽山陽使射手射之三人倒馬手殺十餘人不能禁且戰且退慧景南出過閘溝軍人蹈藉橋皆斷壞虜軍夾路射之軍主傅法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杖填溝乘之得免虜主率大衆追之晡時虜主至沔北圍軍主劉山陽山陽據城苦戰至暮虜乃退衆軍恐懼其夕皆下船還襄陽東昏即位改領右衛將軍平北假節如故

未拜永元元年遷護軍將軍尋加侍中陳顯達反加慧  
景平南將軍都督衆軍事屯中堂時輔國將軍徐世檨  
專執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  
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明年裴叔業以壽春降虜  
改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  
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  
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  
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子覺為直閣將軍慧

景密與期四月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慧景過廣陵數  
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  
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  
功以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於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  
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以征虜將軍右衛將  
軍左興盛假節督京邑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收衆  
濟江集京口江夏王寶玄又為內應合二鎮兵力奉寶  
玄向京師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屯

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參軍徐景智游盪軍主董伯珍  
騎官桓靈福等據竹里為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  
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荅曰小人荷國重恩使  
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遂射慧  
景軍因合戰慧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僮楚善戰  
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為軍糧每見臺軍  
城中烟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  
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

護單馬走追得斬首徐元稱降餘軍主皆死慧景至臨沂令李玉之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虎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望風退走慧景

引軍入樂遊苑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乃復  
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  
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  
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剋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守  
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擊衆心以此稍  
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為吳王時巴陵王昭胄先  
逃民間出投慧景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竹  
里之捷子覺與恭祖爭勳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射



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力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為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自厯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至是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義師昧旦進戰數

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  
桁阻淮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衆情  
離壞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  
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義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  
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京師不為營壘及走  
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蠓浦為漁父所斬以頭內鮪魚籃  
擔送至京師時年六十三追贈張佛護為司州刺史左  
興盛豫州刺史竝征虜將軍徐景智桓靈福屯騎校尉

董伯珍員外郎李玉之給事中其餘有差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曰捨逆旅歸其家以為大樂況得從先君遊太清乎古人有

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亦復何傷平生素  
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  
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慧景妻女亦頗知佛義覺弟  
偃為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為寧朔將軍  
中興元年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  
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  
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為憂而不以位為樂  
彼孑然之舜壟畝之人猶尚若此況祖業之重家國之

切江夏既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  
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介之屈  
尚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寃尚望陛下理之況先帝之子  
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餘  
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  
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況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  
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聽  
竝觀以詢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為不可乞使臣廷辯

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倖小民之無  
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寃朝  
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  
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節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愚竊  
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  
陳江夏之寃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疎之罪也然  
臣所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  
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曲陛下之法

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為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冤魂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為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冤滯薦達

羣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心未嘗須臾之間而不在公  
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  
穎胄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  
之任中領軍臣衍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  
梁朝廷社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  
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  
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為陛下  
瞽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之



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為明孔呂二人誰以為戮手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為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為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實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恕探情無玷

純節今茲之旨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  
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  
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  
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  
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為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為陛下  
計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惟陛下熟察少留  
心焉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為  
戇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

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為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為多感公聽竝觀申人之寃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為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寃免臣兄之罪收往失發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跖之客實可刺由又何況由之犬堯之客臣非妄生實為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寶莫復是加寢明寢昌不可不循寢微寢滅不可不慎惟陛下熟察詳擇

其衷若陛下猶以為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詳  
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  
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  
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為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  
朝耳臣不勝愚忠請使羣臣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人精  
賜本語僥幸萬一天聽昭然則軻沈七族離燔妻子人  
以為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卿寃切之懷卿門首義而  
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也父興世宋左衛將軍欣泰少有志節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辟州主簿歷諸王府佐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十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建元初歷官寧朔將軍累除尚書都官郎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即位以為直閣

將軍領禁旅除豫章王太尉參軍出為安遠護軍武陵  
內史還復為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  
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  
素琴有以啟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  
從車駕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  
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啟世祖世祖大怒遣出  
外數日意稍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為武職驅使當處  
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永明八年出為鎮軍中兵參軍南

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為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既無名負誠可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為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畧等見殺事平欣泰徙為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關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啟聞世祖

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閑解明帝即位為領軍長史遷詔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竝優詔報答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虜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橫海所以案甲於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



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令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恥邪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艫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其不能守皎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於魏之有司以請子之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太

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大半僅以身返  
既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筭失所為至今為笑  
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任意虜既為徐州  
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為大患欣泰曰虜  
所以築城者外示媵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  
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  
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  
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

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既不足為武敗則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啟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為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內領軍守備事寧除輔國將軍廬陵王安東司馬義師起以欣泰為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

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  
直閣將軍鴻選舍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十餘人  
竝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  
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  
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枰中  
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刺數瘡手指皆墮居士踰牆  
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  
夤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

入宮冀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表裏相應因  
行廢立既而法珍得反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  
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詔收欣泰  
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  
三十後屋瓦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  
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四十六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回董御之威舉晉  
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民藉淮楚之剽

驍將授首羣師委律鼓鞞謹於宮寢戈戟踣於城隍陵  
埤負戶士衰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  
易京魚爛待盡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東馬旅師橫  
江競濟風驅電掃制勝轉丸越城之戰旗獲蔽野津旰  
之掇獻俘象魏瞻塵望烽窮壘重關戮帶定襄曾未及  
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贊曰叔業外叛淮肥失險慧景倒戈宮門晝掩欣泰倉  
卒霜刃不染實起時昏堅冰互漸

南齊書卷五十一

南齊書卷五十一考證

崔慧景傳四月回軍廣陵。○臣祖庚按此有月不日東

昏紀四月癸酉慧景棄衆走通鑑考異曰按長曆是  
歲四月庚午朔癸酉乃四月四日據此則四月四日  
慧景已棄衆走矣而傳云四月回軍恭祖納之又云  
十二日恭祖復攻之城陷紀傳前後各不相顧又按  
紀云夏四月丁未慧景於廣陵襲京師通鑑考異曰  
是歲三月辛丑朔丁未三月七日當作三月以此考



之則回軍廣陵亦當在三月紀傳作四月誤也

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臣承蒼按南史云

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知其異已泣數  
行而去與此互異

單馬至蠡浦為漁父所斬。臣祖庚按南史云慧景單

馬至蠡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為慧景門人時為  
蠡浦戍斬慧景首送都與此小異然既云漁人又云  
為戍未免矛盾南史固未可據也

張欣泰傳時年四十六○南史作三十六

南齊書卷五十一考證

謹案卷四十九第一頁前六行字彥孫南史作字

道明

卷五十第二頁前二行一出外州監本一出作出

典

卷五十一第一頁前七行叔業父祖晚渡句疑有

脫誤





覆校官助教 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 臣蕭九成

膳錄監生 臣曹鏞